

09 从“敌人”到“哥们儿”

看家教宝典 寻幸福良方



爱一朵花就陪它一起绽放，爱一个孩子就和他一起成长。寻找和孩子共同的话题、语言和爱好，是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的最好方式，也是构建父子关系的最好渠道。共同的爱好，让我和儿子从横眉冷对的“敌人”，变成了情趣相投的“哥们儿”。

刚开始做“陪读父亲”时，我的苦心并没有换来孩子的理解。儿子被我全天陪着，犹如监狱的囚犯一样，失去了自由，逆反情绪更强烈，往往三句话还没说完他就皱眉头，要么对我的话置若罔闻，要么干脆

走开。

怎样才能和儿子“套近乎”呢？苦思冥想之后，我决定投其所好，从培养共同兴趣开始——我拾起了已经丢掉20多年的乒乓球运动。为了方便练球，我在家里支起了乒乓球案子，非常用心地当起了儿子的乒乓球玩伴。我和儿子打球时，既要降低自己的实际水平，又要非常投入。

为了激发儿子的兴趣，我常常对儿子打得出彩的球表示赞叹；为了让儿子认真打球，有时我也要使出杀手锏，让儿子猝不及防。儿子的球技在不断提高，他赢了便说今天发挥出了真实水平，输了就缠着我再打两局。不知不觉间，我和儿子多了一些默契。

儿子特别喜欢足球，从初二到高二，踢坏了5个足球，穿坏了6双球鞋。儿子的房间里摆满了齐达内、贝克汉姆等足球明星的照片。学校没有足球场，课余时间他便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踢球，星期天还约同学到外面踢球。

由于经常踢球，儿子双脚拇指都患上了甲沟炎，脚指甲一直往肉里长，严重时走路都比较困难，只能到医院拔趾甲。

我曾两次带他到医院拔趾甲。由于脚趾肉太薄，打麻醉针时，儿子总要喊叫几声，伤在儿子

脚上，也疼在我的心里。做手术那么难受，儿子却是伤疤未好就忘了疼。新趾甲还没长出来，他又开始踢球了。

我不懂足球，更谈不上喜欢足球。但我知道多一种与孩子共同的爱好，便多了一条通往孩子心灵深处的途径。于是我开始关注足球，想方设法了解有关足球的信息。慢慢地，我知道了国际米兰、AC米兰、尤文图斯、皇家马德里等足球俱乐部，也知道了马拉多纳、贝克汉姆、罗纳尔多等著名球星，还知道了足球世界杯……

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，我陪儿子看完了几场重要赛事。看球赛期间，我和儿子同欢呼、共喜忧，还一起讨论：“我认为××队能拿冠军。”儿子说：“据我看，××队稳拿冠军！”我说：“我们拭目以待吧。”

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前提是真爱孩子，这给家长提出了较高的要求。我经常问自己：“老贾啊！你爱孩子吗？你会爱孩子吗？孩子感受到你的爱了吗？”我知道，爱孩子首先要了解孩子的精神世界，和孩子一起忧伤、欣喜、激动和沉思。具体地讲，就是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、观察问题，去体验生活。

为了找到共同的话题，和儿

子多一些共同语言，我往往会把儿子引向他感兴趣的事情上。

我会这样问儿子，“周杰伦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大的成就，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”“杨过和小龙女的最终结局怎样”“张国荣事业那么红火，有那么歌迷支持他，他为什么要走绝路呢”这类话题，因为儿子比我更有话语权。

儿子和我谈金庸、梁羽生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，谈周杰伦的成长历程，谈张国荣自杀背后的原因……这时我只需要当一名忠实听众，再真诚地附和几句，儿子就会饶有兴致地讲下去。

孩子的事无小事。在和儿子相处的日子里，我每天都有新的感悟和快乐。

有的朋友问我，你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，这样长期超负荷地学习、生活不累吗？说句心里话，要说一点不累，那是假话。当一个人为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，他的成就感、心灵的富足等，完全能抵消他的苦和累，不是吗？如果你从内心爱孩子，想成为孩子的知心朋友，希望和孩子一起成长，那么，陪伴孩子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。

（摘自《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》贾容韬 著）

02 映秀，为什么会成为震中

写在汶川地震五周年



如果您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，仔细观察汶川县映秀镇的地貌，您会发现它的一些不同寻常之处。

映秀镇所在的U字形秀坪街环绕着几座山。这几座山没有一般山峰那样连贯的坡面，而是像台阶那样一级一级地抬升。当地人把它们

的命名十分形象——二台山、三台山。这是亿万年地质运动的痕迹，一级台阶意味着一次剧烈的地壳运动，反映了不同地质板块巨大能量的对抗。

映秀人对此并非一无所知，20世纪60年代末，当人们在修建映秀湾水电站时就已经知道，镇北和镇南的岩石不一样，但仅此而已，因为这和大家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，也就没有人继续关注此事。只有少数人知道，有一条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主断裂带正好从映秀镇穿过，而在映秀镇东北方向100多公里处，在同一条主断裂带上，坐落着北川县城（该县的曲山镇是汶川大地震中唯一损失超过映秀的城镇）。

这就是著名的龙门山主断裂带，在与它前后平行的方向上还有两条次一级的断裂带：东南方是前山断裂带，坐落着都江堰市；西北方是后山断裂带，坐落着汶川县城。平时，断裂带代表对抗双方交界处的“非军事区”，但在“战事”爆发时，那条线又会成为血腥屠杀的前线。

在龙门山断裂带两边对抗的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，它们之间持续不断的对抗在地势上尤为明显。一个初到都江堰的人，天气晴好时，在市内走着走着就会发现，城市西边平地立起一堵墙似的山峰。在不到60公里的范围内，这一带的海拔从600米左右迅速上升到4000米以上，这是中国地势最陡峭的地方。

这是“新秀”和“老将”的对抗，又老又硬的东部地块岿然不动，从西边挤压过来的青藏高原庞大而充满活力。处于这两大板块交界线的龙门山断裂带，本来可以通过自身的变形和持续的小震来释放能量。但是，这条断裂带同东部地块一样硬气十足，它成了一个牢固的扳机锁扣，将西部地块的挤压力量一点点积蓄起来。

在这并非对等的对抗中，更为高大的西部地块在挤压中慢慢爬升，搭在了东部地块之上，当断裂带无法承受这种挤压而被撕裂，“锁扣”被打开时，这个被压抑得太久的“弹簧”冲天而起，面朝东南向上跃升，同时向左边滑动。这番复

杂的抖动使地面变成了一个蹦蹦床加筛子的古怪玩意儿，无人能站得住。

这样的准备工作需要耗时3000~5000年，几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，只有山上那些一层层的台阶在无声地向人们展示着它的演变史。一切准备就绪，2008年5月12日14时27分58秒，在北纬30.57度，东经103.24度的地下10~20公里处，断裂带被撕开了。在短短一分多钟时间内，8.0级地震在地下岩层中形成了一条长约300公里、深达30公里的断裂带，露出地面的部分约有240公里长。

不过，这个经纬度是指地下的破裂起点，如果有人按照这个数据在地面上寻找，就会找到漩口镇古溪沟八角村的达加山上。这是因为，地震能量不会垂直到达地面，它按照自己的路径，急切地寻找一个脆弱的地方作为突破口，而那个地方便成为汶川地震的震中！

按照地震的运动规则，这次汶川地震将突破口选在了映秀镇。

（摘自《汶川地震168小时》张良 著）